

军人的华美诗章

■峭岩

始喽……”自打那天开始,我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新中国的烙印,家对于我来说,有了安全感和神圣感。

时光荏苒,我在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在春风春雨的哺育下,由毛头小子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部队这个大熔炉的冶炼下,又成长为一名诗人、作家。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填写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书时,填写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申请表时,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时,“中国”二字涵盖的不仅仅是地域概念,更是镀上新光辉的崭新面貌,乃至是崇高、神圣的代名词。就在这笔尖划动的时刻,我瞬间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几十年走过来,道路长长,风雨相伴。仔细想来,每一步都离不开新中国的搀扶,我所写的每一首诗,都拂荡着她的脉动,都是她前进步伐的投影。她护佑着我的脚步,我回馈给她深情的拥抱。

我最早是战士诗人,诗是我对祖国的承诺,我要歌唱阳光,歌唱雨露,歌唱金戈铁马的劲旅,歌唱脚下这片新生的土地。我永远记得,我生命的幼儿时期是扎根在旧社会的,苦难与血泪奠定了我新旧两重天的概念。因此,我懂得苦与甜的滋味。我要奔走在炮火交织的征途上,唱出当代军人的风采,我要把生活变成诗。

我想起诗集《星星,母亲的眼睛》产生的经历。那个时候“战士与祖国”“祖国与我”的关系经常萦绕在脑海里,总想以战士的名义报答新中国的恩情。冥思苦想中,猛然想到,母亲生了我,祖国养育了我,祖国不就是我的母亲吗?这样,把祖国这个伟大的形象与母亲置换,就有了“星星,母亲的眼睛”的意象。就有了如下诗句:“宇宙是母亲高傲的头,月亮是母亲头上的发髻,太阳是母亲梳妆台上的金镜,星星是母亲深情的眼睛。啊,这就是我的母亲。”“夜多黑,我持枪,屹立在高山之巅、大海之滨,如磐的黑夜在我的枪口里监禁。”应该说,这部诗集是我对新中国的真情表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大家一定记得1998年夏天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就是在那场生死决战中,涌现出抗洪英

雄李向群。他以20岁的年龄、8天党龄,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时代壮歌。社会舆论认为,李向群是改革开放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心报国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民族的、军队的、时代的精神和主动奉献、勇于牺牲的高尚品德。自然,李向群走进了我的诗行里。

当时的解放军出版社把李向群的事迹作为重大选题,准备出版一套包括通讯、故事、评论、诗歌的丛书推向市场。我主动请战,担任了写一部长诗的任务。

那时,我想到马克思的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正是这段话鼓舞了我,激发了我的创作雄心。

我认为,李向群是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累倒在抗洪大坝上的一想到他,就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奔涌;一想到他的牺牲,就有不尽的泪水纵横。日夜里,我掩埋了自己,把自己埋进诗涛浪海里,布局了《大堤魂》《琼崖魂》《民族魂》《军旗魂》等架构,又酣畅淋漓地与汗水泪水一起,塑造了一个时代的英雄形象。我用了18个日夜,写出了3000行的长诗《一个士兵和一个时代的歌》,这本书和其他三本书一起印发部队。当时,《解放军报》《新闻出版报》《文艺报》等都报道了这部长诗出版的消息,有的报刊选发了其中章节,为我的付出和创新给予了赞赏和肯定。

同样,追踪红军长征足迹、颂扬红军铁血精神的长诗《遵义诗笔》,以及缅怀革命英烈的《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也是我把英魂举在头顶上,揣在心灵窝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当前,伟大的新时代在召唤我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有了更加广阔的天空。我会乘东风而飞翔,抚群山而歌唱,为强起来的新中国奉献一位军人的华美诗章。

万世之长;浸透着为民;得天下之心,遂万民之望;充盈着智慧;磨难出奇智,时危出奇才;标志着创新;剑不如人,剑法胜于手;承载着厚望;立身之根本,强国之希望。一言以蔽之:乃民族品格之集中展示,民族精神之最高体现。

物换星移,精神不朽;世殊事异,初心不变。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为兆民谋福祉,为万世开太平,习总书记发出号召,弘扬长征精神,继续新的长征。报章发联,意切情深,历史召唤,时代强音。俯仰天下,时逢盛世,沧桑桑田,烽烟不再,欢天喜地庆小康,长歌短诗乐平安。纵横古今,臻于一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衰于安乐,兴于忧患。放眼新长征,锦绣史无前,但仍有新的“草地”“雪山”,新的“腊子口”“娄山关”,需吾辈去征服、去跨越、去飞渡、去登攀。自知者智,自奋者强;蓝图绘就,奋进逢时。审天下大势,立时代潮头,肩负新时代历史使命,沐浴新思想灿烂阳光,脚踏新长征催征鼓点,赓续红军长征之精神,创造复兴圆梦新辉煌。

翻越雪山(中国画)

李兵作

长征

第4621期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1

深居沙漠的人都心照不宣。在严冬,不裹得像五月的粽子是不敢轻易出门的。裹着大衣,围上围巾,戴上口罩,严阵以待。方才还是清风明月,刹那间就风沙扑来。风沙从各处袭来,人只能斜着身、猫着腰、眯着眼,按照记忆的路线往前挪。要是对面钻出一个人,也需要辨别好一会儿,庸常的一套寒暄简化成一个点头,热情点的问句“吃了没”或“上班啊”,沙子会马上堵上你的嘴。渐渐地,沙漠里的人都学会了沉默。

我到沙漠十几年了,工作就是写新闻和做心理咨询,多半要和沉默的人打交道。我要说的这个人,是一个搜索兵,人称“大漠天眼”。我先不说他的名字了,反正我一开口姓名就会被大风刮走。

颠簸的越野车在荒野疾驰,车窗外的风景也跟随着车的跃动勾勒出弧线,我死死抓着车门把手,皱着眉、紧紧咬着唇,害怕心脏会不小心蹦出来。随我去采访的还有负责摄像的中士孙来吧,你看你这么难受,采访一个兵啥时候不能去啊?”我稳了稳神说,我就是好奇,一个导弹打出去在几百公里外爆炸,身上比黄豆还小的部件仍然能找回来,我就想知道到底怎么找的?

2

那是一个让所有参试人员都刻骨铭心的日子。数九寒天,沙漠腹地,冷风割面。空旷的沙海里,某型导弹试射任务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发导弹没有朝预定的方向飞,而是突然直线上升,并转向发射阵地飞去,最后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甚至各种测量设备都没有跟踪到导弹的落点。按照规定,无论导弹发射成功与否,必须得找到导弹的残骸碎片,并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这个没有任何线索的残骸一时让试验指挥机关和搜索中队陷入无尽的思索。没有导弹末段飞行航向的落点数据,这样的情况之前没有出现过,只能凭经验和感觉找……

晨光流淌在寸草不生的无人区,沙砾映照出细小的金色光芒,不过此时无人停下来欣赏风景和抒情。一辆越野车越沙丘、爬沙梁,盘旋急转,陡坡俯冲,完全暴露在自然条件下的驾驶员双眼布满霜花,双手紧握扶手,目光专注前方,这个人就是四级军士长芦传江。“越野车,也叫八轮摩托。啥地形都能走,但不好开,费劲儿,还要经得起颠簸。”不善言谈的芦传江,一边搓着粗糙的手,一边介绍着八轮摩托的性能。我第一次发现不善言谈的他说了这么多话,或许是找到了合适的词汇吧。

说起那八天七夜,芦传江轻轻蹙

大漠天眼

■张晗

起眉头,仿佛那是一次长达一生的搜索任务。接到任务是在凌晨两点,芦传江他们迅速备好干粮和水,向沙漠深处走去。从凌晨一直找到天黑,又从天亮找到第二天午后,三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地毯式搜寻过百余个百米沙丘,十多个百米沙梁、近千个三五米的沙脊,可目标仍未出现。一开始的信心满满被风吹走了一多半。在皑皑白雪覆盖的沙漠里,光刺得睁不开眼,浑身冻得像根冰棍,迷彩大衣也变得硬邦邦。

夜幕降临,芦传江他们在山脚下一处避风的沙丘旁稍做休整。连着几天都是迎着刺骨的寒风出发,冒着风雪宿营。幸运的是在方圆几百公里查无人烟的戈壁,还能碰到一家牧民的土房子。因常年在大漠里穿行,他们与牧民形成了令人欣慰的默契。当冬天草木干枯,水源枯竭,牧民就连人带着搬到生活区,走时会把木门钥匙放在门口破旧的迷彩鞋里。路过的官兵看到门口有迷彩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门进家。炕上虽没有铺盖,门前却存有牧民捡来的梭梭草和胡杨木,可以把土炕烧热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

凌晨四点,他们整装启程。到了地形复杂的区域,八轮摩托车已经动弹不得,大家只能徒步、用肉眼,巴掌大的地方都不敢放过。刚开始的几天还两腿带劲,充满希望。到了第五天,一直没有残骸的迹象,大家开始有点消沉,逐渐沮丧;到第七天,甚至有

些绝望。头一次参加搜索任务的列兵石昌盛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他说:“不找了,这就不不是人干的活,这么大的沙漠又没装定位系统,上哪儿找去?”芦传江赶紧为小石打气说:“越不好找,找到了才证明你有本事啊!”

走之前一个穿戴整齐干净的小伙子,现在再看,一个个灰头黑脸、一身尘土。见不到残骸,就不会回头。他们是铁了心要和残骸耗到底了。直到第八天清晨,已经撑到极限的芦传江在背光处一个两米多深的沙坑里看到了金属的色泽,八颗黄豆般大小的残骸,被芦传江紧紧捏在手中。“撒落”的八颗残骸没有分开,整齐地“围坐”一起,好像在等待这几位踏破迷彩鞋的军人来遇见它们。大家一阵欢呼,瘫倒在柔软的沙子里,看太阳正掠过曲线妖娆的沙漠,天空好干净、好美啊!领导在电话里祝贺他们找到残骸时还祝他们新年快乐,他们才知道那天正好是元旦。

3

凡成事者大都吃过苦,芦传江入伍10多年来主要从事靶场残骸搜索和大地测量任务。“苦是苦,挺充实,也挺有成就感的。”芦传江暖暖地说着,“刚入伍时觉得自己当两年兵就退伍了,两年满了没舍得走,又干了三年。三年又三年,还是舍不得走。战友们走得差不多了,我也想过走,这样媳妇也能,能……”说到这里,芦传江突然停住了。我看到他左手捏着右手,眼神闪烁,不停地舔着干裂的嘴唇。

“您知道吗?咱这沙漠还有白狐呢!”说这话时,我觉得熟识之后的芦传江其实挺善谈。

据说看见白狐就会很幸运。那次搜寻任务刚结束,月亮照得沙漠像仙境。车子陷入沙坑,他们用手刨车轮下的沙子时,梭梭树丛闪出一只雪白的狐狸,跟一道光似的,让他们好惊喜!几个人一围,小小的白狐就被抓住了,它的皮毛光滑如水,眼睛溢着蓝幽幽的光,特别漂亮。后来又放了,白狐边走边回头看。路上,他们还碰到过黄羊、山鸡、赤狐、刺猬……但都没有那个心思了,寻找残骸才是他们的任务。

“有时候我在想,这么小的残骸我们都能找到就说明什么都丢不了,除非你自己不想要。”

回到单位,我仍沉浸在芦传江的故事中,新闻稿却久久没有写出来,写到残骸用到某个术语不甚明了,便打电话求证,电话响了三遍没人接听,我以为风沙刮断了电话线。直到执着的我辗转找到他的领导,他才怯生生地回电话:“张干事,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我媳妇打的电话呢!”我迟疑而又略生气地问:“你媳妇电话你就躲着不接啊?”“张干事,你不知道,她打电话老催我转业,没有办法,只能躲着。”电话挂断之后,只剩下忙音和窗外呼呼的风声。

时间如白狐,在这片黑漆漆的沙漠上,不知有多少人的白狐消隐在沙丘与天边了。只有那大漠天眼,因为战士的忠诚而在沙漠中时常闪烁,永不消失。

从未忘却的寻找

■文金宽

一位战士的名字和简历:梁国兴,志愿军某团三营九连战士,安徽省太和县官集区人,入朝作战后下落不明。围绕这一线索,我开始查找团里保存的历史资料。当时,我团参加抗美援朝的资料都放在一个老式大皮箱里,保存在组织股。打开这只尘封已久的皮箱,找到我团抗美援朝烈士登记册,但反复翻阅后没有找到梁国兴的记载。我又找到一本烈士遗物登记册,是旧麻纸装订的,已老旧破损,上面的字迹也很模糊,但还能看出一个大体。经过仔细查找辨认,我发现了有关梁国兴的信息:梁国兴,某团三营九连战士,安徽省台武县管七区人,1950

年11月,在朝鲜二次战役行军途中遭敌机轰炸牺牲,遗物有鞋袜各一双。接着,我又找到一份被安徽省民政厅退回的梁国兴烈士通知书,通知书地址也是安徽省台武县管七区,上面还有手写签字“安徽省台武县管七区,退回原处”。经过这些查找和对有关资料的分析,我初步判断,安徽省现在查找的梁国兴,应该是我团烈士梁国兴,之所以出现差错,可能是口音差异,加上当年部队官兵文化程度受限,造成烈士通知书寄送地址错误。正好留守的同志中有几位是安徽太和县人伍的,我就抓紧找他们对口音。他们在读太和县官集区这几个字时,很容易听成台武县管七区。到了这个阶段,我已确认自己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我立即给太和县人民政府发去电报,电文是:初步查到梁国兴下落,速派人来我部核实。

地方政府很重视革命烈士的查寻工

作,电报发出后第四天,太和县公安局一位李同志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我部。那时我部驻地还在山东文登,与安徽太和的交通并不很方便。即使是现在,从太和到文登还只有一趟普快火车,全程用时约16小时,在那个年代用的时间就更长了。可以推算,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政府是在接到电报后,第一时间派人出发来部队核实情况的。他们那种对工作负责、对烈士负责,有事尽快办、马上办的精神,让我深为感佩。见到这位李同志后,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前段时间的查寻工作,他也向我介绍了太和县公安局多年来为此所做的工作。他随身带了个大皮包,里面全是安徽省及太和县人民政府多年来查找梁国兴的资料,这些资料摆在我办公桌上足有一尺多高。经过交流,我们共同认为,我查到的烈士梁国兴,正是安徽省民政厅要寻找的梁国兴。确认后,我把这份迟到了20多年的烈士通知书地址由台武县管七区改为太和和县官集区,郑重地交给了李同志。

李同志回去不久,给我写了一封信,一方面感谢我的努力,一方面介绍了他们的后续工作。信中说,梁国兴父亲早去年去世,梁国兴母亲孤身独守,与梁国兴一起入伍的乡邻,或留队,或回乡,或牺牲,都有下落,唯独梁国兴没有音信。多年来这位母亲以泪洗面,眼睛几近失明,到民政局也不知找了多久。当民政局的同志给老人家送去补发的烈士抚恤金和烈士通知书时,老人家把通知书紧紧抱在怀里,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才说了一句:“儿,娘总算把你找到了!”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共和国的军人,总有一股难以掩饰的激动和兴奋。过往的岁月匆匆,很少静下心来想想这件事与我的关系,想想这个关乎幸福、荣辱,乃至生命、命运、前途的根系所在。

我深知,新中国的诞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她诞生前多灾多难、列强瓜分、民不聊生;重生后,她生机勃勃、自由独立、人民幸福。新中国以她不可抗拒的力量,挺立于世界东方,为人民带来了扬眉吐气之豪迈,春光永驻之幸福。新中国赋予我们的光环,那种当家做主的美好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包裹着我们。面貌一新的河流山脉,都有改天换地的回响。我们每个人的血液灵魂,也无不与新中国相融相牵。我们常把她比作母亲,是多么的恰切美好。

关于这段历史的变迁,我有深刻的记忆,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末期。战争带给我的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日。很小的年纪常常是跟着父母躲“敌情”,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是常有的事。每天都战战兢兢,有大祸临头的预感。一天,敌人进村了,大人们都集中在村头的大庙里,母亲把我推进家里的门后边躲避,小声叮嘱我:“千万不要出来,日本鬼子会杀小孩子的。”

这样的苦日子不知熬了多久……终于有一天,传来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隔壁的二爷站到院场的草垛上,高声地喊着:“解放了!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大家听呀,北京放礼炮了……”大人小孩从屋子里冲出来,围在二爷周围听新鲜。二爷兴高采烈地喊着:“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垮台了!乡亲们,好日子开

长征精神赋

■范印华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伟大远征,铁流奔涌;为民争命,为国争强;斩关夺隘,绝境重生;英雄史诗,荡气回肠。中外历史之奇迹,人类千古之绝唱。

漫漫征途,铸就精神丰碑;千难万险,书写苦难辉煌。突破重围,鏖战湘江,流血漂橹,惨遭重创,忠魂惊悚千重山,悲歌怒掀万里浪。夜半临深,前路茫茫,生死关头,迎来曙光。遵义会议定乾坤,挽救红军于危亡。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四渡赤水,纵横驰骋,玩转敌军于股掌,如神兵之天降。枪林弹雨,惊涛骇浪,一

往无前,天险飞渡,凛凛铁索变通途,无敌勇士美名扬。皑皑雪山,鸟兽绝迹,茫茫草地,荒无人烟,衣不御寒闻琼域,食不果腹吞八荒。会宁会师,浴火重生,旌旗蔽日,山鸣谷应,两万里路云和月,横扫千军唱大风。看世界远征,孰能比肩;教古来英雄,谁与争锋!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比权量力,敌强我弱,不可同日而语;局面恶劣,环境恶劣,世间岂有所闻。红军以包举宇内之志,席卷天下之势,扬威定功,无往不胜。何以得之,长征精神矣。长征精神,铭刻着忠诚:铁心跟党走,意志坚如钢;追随着理想: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饱含着牺牲: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蕴藏着求是:唯实而是举,不圆执古往;凝聚着团结:谋全局之利,因

